



四書輯疏

孟子四

十九

2796
30-20



門 仁 12
號 2796
卷 30-20



四書訓蒙輯疏卷之十九

後學會津安聚著

公孫丑章句下

九十四章自第二章以下記孟子出處行去聲實為

詳

孟子曰天時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

天時謂時日支干孤虛王相並去之屬也蔡虛齋曰
該十二月在其中日則該十二時孤虛王相是時日
支干之孤虛王相也時日有支干而支干有孤虛王
相也孤虛一類然孤自孤虛自虛王相一類然王自
王相自相皆以五行相生克論如十于則東方甲乙木
南方丙丁火中央戊己土西方庚申金北方壬癸水
十二支則東方寅卯木南方巳午火西方申酉金北方

四書通流

卷十九

孟子公孫丑下



方亥子水中央辰戌丑未土之屬二字所說者廣其在兵家不止孤虛王相而已朱子曰孤虛以方位言如俗言向某方利某方不利之類王相指日時指南曰反對為孤取孤立無助之義子所自生為虛取子實母虛之義春木旺而火相夏火旺而木相秋季金旺而水相冬水旺而土相戰陳之法旺而金相秋金旺而木旺而水相冬水旺而土相背孤擊虛因旺乘相盧未人曰旺是主相是輔如春木旺木生火則火相之夏火旺火生土則土相之類鄧雄子曰生我我地險阻城池之固也山巖曰險者虛我越者孤

地利險阻城池之固也 水隔曰阻固國所依

人和得民心之和也 和附上下相親也阻者也

註翼 陳定宇曰立兩句為柱下文分兩邊自解之李岱雲曰看下一節講攻守則此三者俱以用兵言林次崖曰孟子見當時之用兵者只重在天時地利上於其所重反輕忽焉故特第其輕重以示人使知所重不在此也

三里之城七里之郭環而攻之而不勝夫環而攻之必

有得天時者矣然而不勝者是天時不如地利也

夫音扶 三里七里城郭之小者中村氏曰按國矣

里七里為小蓋以周迴言也韓求郭外城環圍也言仲曰卻須說著要害方切地利

四面攻圍曠日持久必有值天時之善者 李岱雲曰

必有得天時方位之吉者矣曠日持久必有得天時時日之利者矣周聘侯曰值得也

註翼 蔡虛齋曰此條申天時不如地利就攻上說

城非不高也池非不深也兵革非不堅利也米粟非不多也委而去之是地利不如人和也

革甲也 趙格庵曰古者之甲以革為之故函人為攻為革聯之為甲又謂之札黃牛皮者為犀甲青牛皮者為兕甲即今水牛皮也

粟穀也 山曰仁

有穀曰粟，無穀曰米，粟即穀也。古人米與穀兼積，米切用而易腐，穀氣全而可久。緩急兼儲，後世軍儲獨以米，故即久委棄也。兵糧言言不得民心，民不為守也。

註翼

蔡虛齋曰：此條申地利，不如人和。就守字上說，胡期僊曰：城高池深，有難破而可守。李岱雲曰：時解謂兵革以衛此城池，米粟以實此城池，故亦屬地利。較蔡說為長。盧未人曰：堅以革言利，以兵言下文單言兵革之利，省文也。

故曰：域民不以封疆之界，固國不以山谿之險，威天下不以兵革之利。得道者多助，失道者寡助。寡助之至，親戚畔之；多助之至，天下順之。

域界限也，所以禁民使不妄去也。

註翼

林次崖曰：域，民條言得人和處，多助天下順之。方得人，和也。金仁山曰：封疆古者每國封土為界。爾雅水注：川曰谿，注谿曰谷。今按故字承地利，不如山谿威不在兵革而在人和。得人和在得道，威威服也。陸稼書曰：淺說以存心以仁制事，以義貼得道。吳蘇右曰：助字是翊戴意。主平時就本國言，蔡虛齋曰：親戚者相親愛，則相憂戚。張彥陵曰：天下順之，只見得人心悅服，若作民歸說，便碍下文。

以天下之所順，攻親戚之所畔，故君子有不戰，戰必勝矣。

言不戰則已，戰則必勝。○尹氏曰：言得天下者，凡以得民心而已。當時人君欲得天下者，惟以天時地利，為務而不知以得道得人，和為本。故孟

子發此論。

註翼

盧未人曰末節言人和之可戰以所順攻所叛是以人和而戰也有不戰必勝與上攻之不勝委而去之反對看見得人和之必得非若天時地利之不足恃也吳孫右曰以終首節不知人和意張秦嶽曰若以天下所順之君攻親戚所畔之國則彼之人民皆為吾用彼之富彊皆為吾資不戰則已戰未有不勝者蓋由吾得人而彼失之也胡期僊曰君子即上得道之君

○孟子將朝王王使人來曰寡人如就見者也有寒疾不可以風朝將視朝不識可使寡人得見乎對曰不幸而有疾不能造朝

章內朝並音潮唯朝將之朝如字造七到反下同○

王齊王也張秦嶽曰孟子本將朝王王不知而託疾

以召孟子故孟子亦以疾辭也孟子之不往見固以其不當來召也然其

亦以疾辭欲其稱而其意則欲啓王尊德樂道不可以富貴而輕天下士也陳新安說本不謬盧未人孫詒仲非之還未是

註翼

張秦嶽曰孟子於齊處賓師之位未嘗委質為臣故在齊王當就見不當召見在孟子可往朝不可應召其禮與臣下自不同也今按如就見者也猶云如當就見者也諸家解不可從趙註曰有惡寒之疾不可見風蔡虛齋曰朝將視朝上朝字謂來旦也胡期僊曰視朝是出朝可使得見是欲孟子來朝而見之造是往而至

明日出弔於東郭氏公孫丑曰昔者辭以病今日弔或者不可乎曰昔者疾今日愈如之何不弔

東郭氏齊大夫家也昔者昨日也或者疑辭辭疾而出弔與孔子不見孺悲取瑟而歌同意林次產曰辭疾出弔欲齊

王知其非疾求其不赴之故而悟己之不當召也故曰與孔子不見孺悲取瑟而歌同意孟子於景丑則力辨於公孫丑乃不與言者欲因景丑以悟齊王丑為門人久之當自悟也

註翼胡期僊曰明日辭疾之明日

王使人問疾醫來孟仲子對曰昔者有王命有采薪之憂不能造朝今病小愈趨造於朝我不識能至否乎使數人要於路曰請必無歸而造於朝

要平聲○孟仲子趙氏以為孟子之從去聲昆弟學於

孟子者也爾雅曰兄之子弟之子相謂為從父兄弟弟兄也采薪之憂言病

不能采薪謙辭也陳抱冲曰謂病不堪負薪故以為憂非憂即是病也仲子權

辭以對權宜其辭對之而不以實告也又使人要孟子令平聲勿歸而

造朝以實己言張泰嶽曰要是攔阻今按謂固結未是王猴山曰孟仲子小愈造朝曲為

掩護將孟子辭疾本意一發埋沒了所以下面有景丑氏之宿

註翼盧未人曰問疾醫來是兩項人一是一是問安人是治病人數人要路慮歸路之多也

不得已而之景丑氏宿焉景子曰內則父子外則君臣人之大倫也父子主恩君臣主敬丑見王之敬子也未見所以敬王也曰惡是何言也齊人無以仁義與王言者豈以仁義為不美也其心曰是何足與言仁義也云爾則不敬莫大乎是我非堯舜之道不敢以陳於王前故齊人莫如我敬王也

惡平聲下同○景丑氏齊大夫家也蔡虛齋曰姓景丑名氏指其家

而景子景丑也惡歎辭也驚歎謂不敬王也景丑所言敬之
小者也孟子所言敬之大者也敬之大小俱以事言輔氏以心與貌分貼

註翼

摘訓曰蒙引說不得已甚無謂存疑為是林次
崖曰孟子辭疾出弔是欲使齊王知其非疾使
問疾醫來正可達齊王之機也孟仲子乃權辭以對
又使人要請造朝以寔己言如此彌縫則孟子一段
意思竟不得達於齊王其心良亦苦矣故不得已而
之景丑氏宿焉蓋景子齊臣宿其家欲使齊王知其
非疾即前出弔之意也○君臣父子夫婦長幼朋友
五者皆是人倫獨舉父子君臣者君臣一倫正
是所論之事以父子一倫與並言也四書脉曰君臣
主敬又重臣敬君邊賽合註曰父子非無敬也而所
主在恩君臣非無恩也而所主在敬吳蘇右曰父子
情親故父慈子孝而主于恩君臣分嚴故君禮臣恭
而主于敬○景子就平日禮遇說未敬王合不應召
意且勿露齊人以下總破未見所以敬王之意胡期

僂曰不得已是事勢無可奈何意之是往也惡是是
字指未見敬王是何是字指齊王張彦陵曰云爾如
云這等說起來則不敬莫大乎是盧未人曰云爾指
何足與言仁義之言莫大乎是是字指無以仁義與
王言祭虛齋曰堯
舜之道仁義也

景子曰否非此之謂也禮曰父召無諾君命召不俟駕

固將朝也聞王命而遂不果宜與夫禮若不相似然

夫音扶下同○禮曰父命呼唯以水而不諾而不諾而不諾

又曰君命召在官不俟履官謂朝內在外不俟車並出

玉藻言孟子本欲朝王而聞命中止似與此禮之意

不同也

註翼 胡期僂曰否是不然其以仁義為敬王固是本
意如此盧未人曰此字指仁義不與王言指南

曰引禮只重不俟駕句不相似言與不俟駕之禮不相似也

曰豈謂是與曾子曰晉楚之富不可及也彼以其富我以吾仁彼以其爵我以吾義吾何慊乎哉夫豈不義而曾子言之是或一道也天下有達尊三爵一齒一德一朝廷莫如爵鄉黨莫如齒輔世長民莫如德惡得有其一以慢其二哉

與平聲慊口簞反長上聲○慊恨也少也或作慊字書以為口銜物也然則慊亦但為心有所銜之義其為快為足為恨為少則因其事而所銜有不同耳孟子言我之意非如景子之所言者因引曾子之言而

云夫此豈是不義而曾子肯以為言是或列有一種上道理也達通也蓋通天下之所尊有此三者曾子之說蓋以德言之也今齊王但有爵耳安得以此慢

於齒德乎齊合註曰惡得有其一二句朱註解云今齊王但有其爵耳安得以此慢於齒德乎

此解何等明白奈何學者全不體認都說天下三達尊齒德二者皆在我齊王但有其爵耳烏得以其一而慢我之二哉非孟子語意孟子語意只據三達尊論道理而齊王之不可召己自見於言表耳

註翼吳因之曰此處正好得賓師意出若非賓師縱有齒德敢與爵抗乎縱不為管仲何獨不可召

乎今按豈謂是是字指景丑所說臣子應召之禮言我之意豈如子之所言也謂王尊德樂道不可以富爵輕天下士也四書脉曰晉楚之富富字該爵在內翼註曰仁義富爵還主仁不啻富義不啻爵說不但僅僅相當而已孫詒仲曰仁對富義對爵亦互文耳即以仁對爵義對富未嘗不可諸家從此生說皆非

也又按四箇以字當有字看張彥陵曰是或一道不
是疑詞實作自重之道看吳孫右曰通天下之所尊
敬者有三樣人有爵位者一年齒高者二道德全者
三林次崖曰德便是仁義又按三箇莫如字當主字
看陸稼書曰輔世長民在事功說輔世輔翼世道長
民長育生民盧未人曰末句只以一二較多寡更不
論朝廷鄉黨
與輔世長民

故將大有為之君必有所不召之臣欲有謀焉則就之
其尊德樂道不如是不足與有為也

樂音洛○大有為之君大有作為非常之君也胡期

言其興程子曰古之人所以必待人君致敬盡禮而

後往者非欲自為尊大也為去聲是故耳致敬以心言

是字指不足與有為也

註翼

吳孫右曰此節正明所以不可召之故○尊是
心之尊敬樂是心之愛慕指南曰必有所三字
就君待之說蓋君必有所尊禮而不敢召之臣也非
有君即有是臣之謂盧未人曰有謀一句正是召
言我去就他不要召他來就我所謂尊德樂道當如
是也不如是則不足為矣胡期僊曰故承上惡得
二句來之指臣祭虛齋曰德就賢者身上說道就賢
者所抱說如仁義忠信樂善不倦其德也如孟子所
舉平治天下之具其道也李岱雲曰不足與有為顧
麟士以與字實指臣愚謂實指君言其君尊德樂道
不如是不足與他
有為共成事業

故湯之於伊尹學焉而後臣之故不勞而王桓公之於
管仲學焉而後臣之故不勞而霸

先從受學師之也後以為臣任之也李岱雲曰按先

語意少差便似先尊之而後卑之矣註以先從受學
為師之後以為臣為任之則臣只是委任之專意如

此則學焉為尊其道而臣之為展其猷始終只一意且此先後亦不是大有懸絕只是纔如此便又如此今按淺說講述翼

註翼

吳孫右曰此第援古為証正見有不召之臣而成其大有為處林次崖曰學焉而後臣之尊德

樂道也不勞而王伯者足於大有為也今按上故字承尊德樂道句來盧未人曰桓湯並言只為下文不為管仲張本

今天下地醜德齊莫能相尚無他好臣其所教而不好臣其所受教

好去聲○醜類也尚過也超過所教謂聽從於己可

役使者也所受教謂己之所從學者也

註翼

吳孫右曰此節與上節一正一反惟其無不召之臣所以不能成其有為耳蔡虛齋曰地醜無

一箇能辟土地德齊無一箇能稍優苟能好臣其所受教則德進而地辟矣○德齊之德以所就功業言李斯云王者不却衆庶故能成其德是也胡期僊曰齊是等指南曰臣字作任用字看今按二臣字一意俗雲說誤

湯之於伊尹桓公之於管仲則不敢召管仲且猶不可召而況不為管仲者乎

不為管仲孟子自謂也此為字即管仲曾西范氏曰

孟子之於齊處上聲賓師之位非當仕有官職者故其

言如此問賓師如何朱子曰當時有所謂客卿者是也大槩尊禮之而不居職任事今按如此指

謂王之不當○此章見賓師不以趨走承順為恭而

以責難陳善為敬陳定宇曰恭見於外貌者故於趨走承順言之敬存於中心者故於

責難陳善言之入君不以崇高富貴為重而以貴德尊士為

賢則上下交而德業成矣為賢謂以為賢者之事而為之也中村氏曰上禮接

下下忠達上謂之上下交也蔡虛齋曰德業成之德對業字言朱子用字也

註翼 翼註曰管仲且猶不可召主桓公不召管仲上見我尚不肯為管仲而王之待我尤不若桓公安望其相與有為耶

○陳臻問曰前日於齊王餽兼金一百而不受於宋餽

七十鎰而受於薛餽五十鎰而受前日之不受是則今

日之受非也今日之受是則前日之不受非也夫子必

居一於此矣

陳臻孟子弟子兼金好金也其價兼倍於常者一百

百鎰 音也照七十鎰五十鎰而知之也

註翼 陸稼書曰按此章主全為齊發者偏胡期僊曰於齊猶言在齊餽是送今按國語二十四兩為

鎰孟康曰二十兩鄭玄曰三十兩方氏曰數登於十則滿又益倍之為溢虛齋依孟康曰一百鎰二千兩

也七十鎰一千四百兩五十鎰一千兩蔡虛齋曰夫子必居一於此矣謂不免於一不是也

孟子曰皆是也

皆適於義也 指南曰是字據孟子口氣只是對陳臻非字說講中還只虛說是字為安註皆

適於義是朱子推出的蓋所以是者則義也宜留下節用出輔潛庵曰以事言則或受或不受固不一也

以義言則受者義所當受也不受者義所不當受也故曰皆適於義也陳臻只就事上較量孟子則以義

為斷制也

註翼 胡期僊曰皆指受不受是只作無非看

當在宋也予將有遠行行者必以贐辭曰餽贐予何為不受

贐徐刃反○贐送行者之禮也張泰嶽曰人有遠行則交遊之間每有贐

送之儀以資道途之費是禮之當然也

註翼胡期僊曰遠行將往他國辭曰是致餽名目何為決言其當受

當在薛也予有戒心辭曰聞戒故為兵餽之予何為不受

為兵之為去聲○時人有欲害孟子者孟子設兵以

戒備之薛君以金餽孟子為兵備吳氏曰近本作為

宋本集疏集編纂疏通纂箋本今按兵兵卒也辭曰聞子之有戒心也

註翼

胡期僊曰戒心是防患之心吳孫右曰時必已出薛之疆矣其令不可行故只得以金為之兵

餽此意見蒙引○為兵餽之自對行者必以贐句亦倒裝文法張彥陵曰故為兵餽非薛君語是孟子叙

事之辭李岱雲曰故字是孟子推原今按緒言謂亦是薛來餽之辭也然見註辭曰聞子之有戒心也恐

未

若於齊則未有處也無處而餽之是貨之也焉有君子而可以貨取乎

焉於處反○無遠行戒心之事是未有所處上聲也

行而餽贐義所當餽而有所處也有戒心而為兵餽亦義所當餽而有所處也若無遠行無戒心而徒餽

之精里先生就齊言諸家就孟子言者不可從處字本足處物為義之處則處字內有義字在取猶致也

豈有墮小人之計之理說叢說可謂謬矣

朱子曰：是羅致之意。林次崖曰：韓文公云：以禮為羅羅，而致幕下，即此致字。○尹氏曰：言

君子之辭受取予，與通作唯當於理而已。

註翼

問處字是處物為義之處，否朱子曰：是林次崖也。今人作事必云處得，停當可見處字意。李岱雲曰：蒙引謂兩貨字皆是活字，愚謂上貨之是自作活字，看下貨取貨字自是實字。

○孟子之平陸謂其大夫曰：子之持戟之士一日而三失伍，則去之否乎？曰：不待三。

去上聲。○平陸，齊下邑也。吳伯章曰：與雍也。魯下邑同義。胡期僊曰：是屬邑。

大夫，邑宰也。是治邑之官。戟，有枝兵也。蔡虛齋曰：枝，旁枝也。趙鐵峰曰：雙枝。

士，戰士也。伍，行音列也。去之，殺之也。蔡虛齋曰：去之，殺之。

猶言除之也。故解作殺之。盧未人曰：此必就行師時言。故失伍即當殺。若平時訓練雖三不在伍，亦未至殺。

註翼

胡期僊曰：之，往也。中村氏曰：不止曰失伍，而必曰失伍，不在伍也。指南曰：不待三者軍法尚嚴，即一失且置之，辟何況三乎？

然則子之失伍也亦多矣。凶年饑歲，子之民老羸轉於溝壑，壯者散而之四方者幾千人矣。曰：此非距心之所得為也。

幾上聲。○子之失伍，言其失職猶士之失伍也。盧未人曰：在伍一般指南曰：直是借用不必作譬喻。距心，大

夫名對言此乃王之失政使然，非我所得專為也。盧未

人曰言倉庫府庫皆君之有興發補助皆君之事則民之轉死溝壑皆君之失政使然非我所得專為也

指南曰失政所該固廣此且就興發言李岱雲曰在距心口裏斷道渾去此句

註翼 胡期僂曰然則承不待三來贏是瘦無力者溝是田間水道壑是深谷有水者饒雙峰曰凶年

說得開如水旱疾疫之類饑歲只是五穀不熟盧未人曰子之民五句正言失伍之事○三節三箇此字

俱指溝壑數語看吳蘇右曰幾千人總承轉溝壑散四方說吳伯章曰幾古註音平聲其意小平陸耳然

不應與前篇頌異孟子甚言之

曰今有受人之牛羊而為之牧之者則必為之求牧與芻矣求牧與芻而不得則反諸其人乎抑亦立而視其死與曰此則距心之罪也

為去聲死與之與平聲○牧之養之也言以人牧牧地

也放牧的土地芻草也餵養的草料孟子言若不得自專何不致其事而去蔡虛齋曰致推而還之也

註翼 胡期僂曰受是承領立坐視不救也顧麟士曰兩為之一樣猶常言替他也盧未人曰求牧與芻而不得喻民之失所反諸其人喻致事而去反其民於君立視其死喻居位不去而坐視民困

他日見於王曰王之為都者臣知五人焉知其罪者惟孔距心為王誦之王曰此則寡人之罪也

見音現為王之為去聲○為都治邑也邑有先君之

廟曰都顧麟士曰為都治邑恐亦是大概語邑有先君之廟曰都雖都字一解然不應執定以証

此處也不然何得齊君廟遂有五處語類云恐亦是都鄙之都最得今按此註全用趙註而獨改治都作

治邑則以都為四縣之都明矣而猶有孔大夫姓也邑有

一句者亦是後來不曾改得者也

四書通流 卷十九 孟子 公孫丑下 十三

為王誦其語其語指己與距心言及所以風去曉王

也○陳氏曰名賜字晉之宋三山人通本大孟子一

言而齊之君臣舉知其罪固足以興邦矣然而齊卒

不得為善國者豈非說音悅而不繹從而不改故邪胡

峰曰齊之君臣一時聞孟子之言皆知其罪天理之

乍明也終於不改人欲錮之也今按不繹不改蒙引

謂意在齊王不必兼距心直解兼君臣看直解為是

孫詒仲云臣能改則必以澤民為事先為求牧與芻

不遽去也兼

臣亦不妨

註翼胡期僊曰他日猶言別日也臣指孟子惟

獨也蔡虛齋曰為王誦之此句記述之言

○孟子謂蚺鼃曰子之辭靈丘而請士師似也為其可

以言也今既數月矣未可以言與

蚺音遲鼃烏花反為去聲與平聲○蚺鼃齊大夫也

靈丘齊下邑似也言所為近似有理可以言謂士師

近王得以諫刑罰之不中去聲者

註翼張泰嶽曰辭靈丘大夫之命而請為士師吳孫

右曰似也乃畧迹而諒其心也且虛說為其可

以言也正解似也句意指南曰為士師既數月則聞

刑罰之得失不為不孰矣林次崖曰未可以言與是

激之使言可見當時刑罰不中可言處必多今按非

謂知之不審而未可言與又非謂刑罰皆中而未可

與

蚺鼃諫於王而不用致為臣而去

致猶還也

註翼致為臣致仕也直解謂致職

事約解謂致士師之官皆非

四書輯疏 卷之九 孟子 公孫丑下 十四

齊人曰所以為蚘蠹則善矣所以自為則吾不知也

為去聲○譏孟子道不行而不能去也

註翼 盧未人曰為蚘蠹則善無使之言使之去二意

自為則吾不知單是不去一意胡期僂曰善是

代蚘蠹謀得善處不知微刺之詞吳孫右曰齊人此

言但知律孟子以人臣去就之常而不知孟子之于

齊寔未為臣也

公都子以告

公都子孟子弟子也

註翼 胡期僂曰告以齊人所譏之言

曰吾聞之也有官守者不得其職則去有言責者不得

其言則去我無官守我無言責也則吾進退豈不綽綽

然有餘裕哉

然有餘裕哉

官守以官為守者 分理政事如禮樂

者 得專司諫諍凡利病 綽綽寬貌裕寬意也 俱是寬舒

孟子居賓師之位未嘗受祿故其進退之際寬裕如

此 此此時未嘗為卿於齊故曰居 尹氏曰進退久速當

去 賓師之位蒙引說是也 雲誤 尹氏曰進退久速當

於理而已 輔潛庵曰言孟子之辭受取予進退久

問也 當乎 天理而已矣

註翼 指南曰此明己不去之故胡期僂曰若君制之

而君違之而不得盡其職分之所當為則致其官而去

而去吳孫右曰不得盡其職如前章非距心之所得為

是也 不得其言如本章諫于王而不用是也 二則字

甚緊 纔不得便去無可寬轉處與下綽綽相反 蔡虛

齊曰進退即去就也進字對退字生

○孟子為卿於齊出吊於滕王使蓋大夫王驩為輔行王驩朝暮見及齊滕之路未嘗與之言行事也

蓋古盍反見音現○蓋齊下邑也王驩王孽臣也輔

行副使去聲下同也反往而還也為日行事使事也林次

出吊所當行之事也事兼儀文器數并降掛遜往來交際之類儀文也篋篋玉帛之類器數也

註翼 居卿之位但不受祿今按岱雲說不是胡期儂

曰見是見孟子孫詒仲曰孟子只不與驩言使事耳

除使事外相見之際自不容都無言也今人惡一人

對一言不發無此理也趙註曰孟子不悅其為人雖與同使而行未嘗與之言行事不願與之相比也

公孫丑曰齊卿之位不為小矣齊滕之路不為近矣反之而未嘗與言行事何也曰夫既或治之子何言哉

夫音扶○王驩蓋攝卿以行故曰齊卿以蓋邑大夫而攝卿以行

也夫既或治之言有司已治之矣張泰嶽曰既有從行官屬各司其事

治辨了已孟子之待小人不惡如而嚴陳定宇曰君子以遠

小人不惡而嚴易遜卦大象傳文今按當王驩朝暮見之時孟子與之交接未嘗惡聲厲色是不惡也然

其所言唯使事之外而未嘗欺曲親洽是嚴也

註翼 吳棫右曰齊卿二句正見可以與言胡期儂曰

不為小見有可言之職分不為近見有可言之時

盧未人曰夫既或治二句只是托詞非本意也陶謹之曰孟子有難於明言者乃托辭曰我與彼奉命而出若使事有不治與之共議可也今彼有司既已治辨而儀文器數皆得其宜矣何用更與之言哉李

岱雲曰須知王驩朝暮見只是欲親洽孟子反齊滕之路孟子豈無一言與之交接但不言出使之事此在王驩亦不覺得惟自公孫丑旁觀默察便似孟子有心不與他言行事一般此所以為不惡而嚴也

○孟子自齊美於魯反於齊止於嬴充虞請曰前日不知虞之不肖使虞敦匠事嚴虞不敢請今願竊有請也木若以美然

孟子仕於齊喪去聲母歸葬於魯嬴齊南邑充虞孟子

弟子嘗董治作棺之事者也陸稼書曰註以董治解敦字蔡虛齋曰董督也

今按督率嚴急也指南曰謂情事急迫也吳蘇右曰屬孟子木棺木也以

已通以美太美也邵芝南曰美字指堅厚言觀美意又在言外

註翼虞未人曰通章以盡於人心一句作主總是破他木若以美之疑指南曰反齊者孟子原仕齊

喪終而復反也今按正解謂葬事畢復反于齊未是又按臧倉譏孟子以後喪踰前喪則俗儒謂孟子不終母喪可謂無忌憚之甚者閻百詩以前日為三年之前充虞之問在三年之後為孟門弟子之好問極是翼註曰止於嬴勿作觀望說只是回顧丘墓餘哀未忘不能遽前意金仁山曰使虞敦匠事王文憲作句胡期僂曰止是宿不肖是言無治事之才然作疑詞有疑其過厚意

曰古者棺槨無度中古棺七寸槨稱之自天子達於庶人非直為觀美也然後盡於人心

稱去聲○度厚薄尺寸也謂一定之式也中古周公制禮時

也槨稱之與棺相稱也欲其堅厚久遠非特為人觀

視之美而已槨是外棺稱相等也然據四寸之棺五寸之槨則未必棺七寸則槨亦七寸也

盧未人曰堅厚久遠不平言惟其堅厚所以久遠吳蘇右曰下有且比化者節堅厚久遠意宜虛渾講

註翼 盧未人曰古者一節言先王之制要使人盡心
 二句制禮之詞未句正原制禮本意金仁山曰古者
 謂夏商以上輔潛庵曰古者棺槨無度者想只是過
 於厚觀十三卦喪葬取之大過可見今按喪大記所
 謂君大棺八寸上大夫同下大夫棺六寸士同蓋後
 世變禮不得執之疑孟子所傳也又按七寸雙峰云
 如今四寸許仁山云省今五寸六分也胡期僊曰達
 通達包有卿大夫士在內輯釋曰直但也蔡虛齋曰
 言俗但有但為觀美之事者此却非也指南曰然後
 字極有意味又按盡於人心猶言於人子之心無所
 虧闕而遺憾耳翼註曰人心是人子之心非他人之
 心

不得不可以為悅無財不可以為悅得之為有財古之
 人皆用之吾何為獨不然

不得謂法制所不當得得之為有財言得之而又為

有財也或曰為當作而輔潛庵曰作而則

註翼 盧未人曰不得一節言得之有財正我盡其
 心而木之過美孫詒仲曰充虞疑木美則不

得得之只當就棺槨上說今按言若法制不得七寸
 之木或家貧無財不得求七寸之木則不可盡於吾

心為悅今也不然法制得用之有財得求之苟如此
 則古人皆用之吾何故獨不用之乎輔氏岱雲說不

可從張泰嶽曰悅是心裏快足的意思指南曰盡其
 心則悅矣○獨字對皆字看吳孫右曰以為悅猶俗

云如意盧未人曰所謂不可為悅者微指葬父而言
 則非後喪踰前喪益見矣胡期僊曰古之人指周公

制禮以後之人言中村氏曰用美材也四書脉
 曰何為為字要分曉言為無財耶抑為不得耶

且比化者無使土親膚於人心獨無佞乎
 比必二反佞音効○比猶為去聲也化者死者也

齋曰生變而為死佞快也言為死者不使土親近其
 故曰化猶逝者

肌膚於人子之心豈不快然無所限乎

註翼

林次崖曰且此化者條是說用之正欲無使土親膚自盡其心也李岱雲曰著一且字甚有意

衆引未是今按且字是更端之語如云用美材已法制所當得而有財得用之且用之則堅厚久遠無

使土親膚吾何為不用之以求盡于吾心乎張彥陵曰人皆欲自盡此心而吾獨不以此為校乎對人而

言之曰獨與吾何不然相應

吾聞之也君子不以天下儉其親

送終之禮所當得為而不自盡是為去聲天下愛惜此

物而薄於吾親也蔡虛齋曰此物二字不專指棺槨是泛說也

註翼

朱子曰以猶為也蔡虛齋曰天下猶言世上胡期儂曰儉薄也我前日用木之美者亦惟不儉

其親而已而子顧疑之則亦不替古人之制不察人子之心而異乎吾所聞矣指南曰此章之語極懇惻

極痛切與滕定公墨者夷之二章參看真足以興起人心維持世教

○沈同以其私問曰燕可伐與孟子曰可子噲不得與人燕子之不得受燕於子噲有仕於此而子悅之不告於王而私與之吾子之祿爵夫士也亦無王命而私受之於子則可乎何以異於是

伐與之與平聲下伐與殺與同夫音扶○沈同齊臣

以私問非王命也私以己意問子噲子之事見形句反下

音前篇諸侯土地人民受之天子傳之先君私

以與人則與者受者皆有罪也此其所以可伐也吳

仕為官也士即從仕之人也

註翼

蔡虛齋曰初燕王噲讓國於其相子之而國大亂有翼可乘齊人謀伐之時孟子在齊齊之君

臣蓋有利人土地之心而又恐為賢者所不與沈同蓋齊臣中用事者故以私問於孟子亦或齊王之陰使之也故私以其事問而卒行其事吳孫右曰私字是一章之斷指南曰燕可伐與是之問但燕本可伐故孟子據理而斷之曰有可伐之罪也則可乎非疑詞明斷私爵祿之亂王章而必不可也孟子此論亦就燕論燕初非為齊計也摘訓曰有仕於此謂有出仕於此者盧未人曰是字指爵祿私授受而言

齊人伐燕或問曰勸齊伐燕有諸曰未也沈同問燕可伐與吾應之曰可彼然而伐之也彼如曰孰可以伐之則將應之曰為天吏則可以伐之今有殺人者或問之曰人可殺與則將應之曰可彼如曰孰可以殺之則將應之曰為士師則可以殺之今以燕伐燕何為勸之哉

天吏解見上篇言齊無道與燕無異如以燕伐燕也史記亦謂孟子勸齊伐燕蓋傳聞此說之誤

金仁山曰語見燕世家史記蓋為戰

國策所誤戰國策則傳聞之誤也 ○楊氏曰燕固可伐矣故孟子曰可使

齊王能誅其君弔其民何不可之有乃殺其父兄虜其子弟而後燕人畔之乃以是歸咎孟子之言則誤矣

註翼

胡期僊曰齊人指齊之君臣言林次崖曰未也

日無之非是○蒙引疑孟子之言太略致後來許多事愚謂沈同只以其私問又只問可伐與否孟子之答只得如此要齊之伐燕後來所以多事由不用孟子之言而取之亦不緣其伐不伐也虛心看之自見正義曰以其沈同問我謂燕可伐之與我應之曰可彼以為是而伐之也王觀濤曰彼然而伐之舍不能再問意蔡虛齋曰兩人字不同下一人字是殺人之人也

○燕人畔王曰吾甚慙於孟子

齊破燕後二年燕人共立太子平為王

齊人既伐燕而取之後來

燕人不服共立燕太子平為王畔了齊國平即昭王

註翼

張泰嶽曰畔是背叛廬未人曰王蒙引以為昏王據史記以燕畔之年言之存疑以為宣王據

朱註以甚慙之詞言之今以勝燕取燕數章參看還
是宣王始問孟子既告以當順民心再問孟子又告
以置君後去言皆不用以致燕畔所以甚慙若是昏
王安有此言林次崖曰不曰宣王而曰王亦偶然置
詞不同爾不足為異今按總註引林氏曰若以第二
篇十章十一章置之前章之後此章之前則孟子之
意不待論說而自明矣亦王為宣王之一證

陳賈曰王無患焉王自以為與周公孰仁且智王曰惡
是何言也曰周公使管叔監殷管叔以殷畔知而使之

是不仁也不知而使之是不智也仁智周公未之盡也
而況於王乎賈請見而解之

惡監皆平聲○陳賈齊大夫也管叔名鮮武王弟周

公兄也武王勝商殺紂立紂子武庚而使管叔與弟

蔡叔霍叔監其國謂武王之使管叔監其國則不專
出周公之意註替孟子辨之武

王崩成王幼周公攝政管叔與武庚畔周公討而誅

之

註翼

胡期僊曰仁以愛人言智以知人言惡驚嘆詞
以殷畔反輔武庚作亂之指管叔未之盡言不

能兼盡重不智邊見是見孟子賽合註曰賈之言雖
並提仁智其意重不智一邊蓋緣當時議王併燕為
不智賈以齊當取燕之時豈知今日燕人之畔亦如
周公使管叔豈知後來以殷畔乎吳因之曰知而使

之是不仁也亦只要形起不知而使之是不智也句
吳蘇右曰假使周公預知其欲畔而故使之是陷管
叔于死不仁之甚也假使不知而誤使之是無先見
之明不智之甚也李岱雲曰請見而解之不是要玉
釋然於孟子却是不要
孟子釋然于王之意

見孟子問曰周公何人也曰古聖人也曰使管叔監殷
管叔以殷畔也有諸曰然曰周公知其將畔而使之與
曰不知也然則聖人且有過與曰周公弟也管叔兄也
周公之過不亦宜乎

與平聲○言周公乃管叔之弟管叔乃周公之兄然
則周公不知管叔之將畔而使之其過有所不免矣
或曰周公之處上聲管叔不如舜之處象何也游氏

曰象之惡已著而其志不過富貴而已故舜得以是

而全之是字指若管叔之惡則未著而其志其才皆

非象比也周公詎忍逆附纂曰探平聲遠其兄之惡

而棄之邪胡雲峰曰此一句最見得周公之用心中

後言之詎忍周公愛兄宜無不盡者管叔之事聖人

之不幸也指管叔之事誅管叔之事也聖人舜誠信而

喜象周公誠信而任管叔此天理人倫之至其用心

一也胡雲峰曰天理其自然

註翼吳因之曰周公知其將叛而使之與亦只相形

謂不知其兄之過將畔失之不智是過也周公於是宜有過也

四書脉曰且字見公且然下於公者可知賽合註曰周公之過不亦宜乎便有他人之過則不宜意

且古之君子過則改之今之君子過則順之古之君子其過也如日月之食民皆見之及其更也民皆仰之今之君子豈徒順之又從而為之辭

更平聲○順猶遂也林改崖曰順猶順守之順蓋過既前只依他做去更不更改便

是順更改也辭辨也曲為辨說更之則無損於明故

民仰之蔡虛齋曰明君子之明也胡期僊曰仰是仰君子之更新順而為之辭則

其過愈深矣責賈不能勉其君以遷善改過而教之

以遂非文去聲過也陳定宇曰孟子窺賈為文過之心於不言之表而責之蔡虛齋曰只是泛論而寓責賈之意於不言之表

○林氏曰齊王慙於孟子蓋羞惡

去之心有不能自己者使其臣有能因是心而將順

之則義不可勝平聲用矣輔潛庵曰有能因是心將順之則如孟子因齊王見牛不忍之心而引之保民者是也董季亨曰君有美意則將順其美助而成之

而陳賈鄙夫方且為之曲為辯說而沮反其遷善改過之心長

上其飾非拒諫之惡故孟子深責之然此書記事散

出而無先後之次故其說必參考而後通若以第二

篇梁惠王下十章齊人伐燕十一章齊人伐燕置之前章

之後此章之前則孟子之意不待論說而自明矣

註翼翼註曰古之君子泛說不指周公未段人皆見之固不肯為之辭更也人皆仰之又何必為之

辭如此云與下面有情胡期僊曰則作即字看盧未

人曰今之君子亦泛講勿指王亦勿指陳賈林次崖

曰古之君子其過也如日月之食民皆見之初不隱諱而及其改也復於無過民皆仰之今之君子豈但順之而已又從而為之飾辭蓋於過則改之上又說個無隱諱意於過則順之下又說個為之辭意總是即上兩句意而充拓之也蔡虛齋曰其過也與其更也相對皆就君子身上說民皆見之民皆仰之亦全就君子身上說吳孫右曰為之辭是自文己過陳賈代為若辭又在言外是

○孟子致為臣而歸

孟子久於齊而道不行故去也

張泰嶽曰孟子為卿于齊而道不行無虛受其職之理故致還卿位而歸焉李岱雲曰齊王欲留孟子惟有反其不能用者而行孟子之道則孟子自留矣區區祿養於式之虛文而謂孟子其留之乎註道不行三字已伏一章之脈

註翼

金仁山曰孟子致為臣而歸諸章在於燕人畔陳賈解慙之後似為此後去齊通鑑綱目大事

記齊伐燕孟子去齊齊宣王薨並在赧王元年

王就見孟子曰前日願見而不可得得侍同朝甚喜今又棄寡人而歸不識可以繼此而得見乎對曰不敢請耳固所願也

朝音潮

註翼

指南曰就孟子之館而見之乃列之非留之也胡期僊曰前日指未至齊時言蔡虛齋曰得侍

王謙言侍賢者林次崖曰同朝甚喜言同朝之人甚喜也該君臣在其中盧未人曰一說謂得侍孟子與之同朝未是請于請也張泰嶽曰不識此別之後尚可再來使寡人得見否乎四書脉曰不敢請者恐有干進之嫌見無枉道之意固所願者出於愛君之誠見有行道之心兩句俱承繼見來李岱雲曰若先曰固所願也後曰不敢請耳則便有心中請繼此之見矣今先曰不敢請耳則干進之嫌孟子已自把守得甚嚴然後乃曰固所願也則不忍忘君之心自足默默自喻耳辭極婉妙

他日王謂時子曰我欲中國而授孟子室養弟子以萬鍾使諸大夫國人皆有所矜式子盍為我言之

為去聲○時子齊臣也中國當國之中也士民湊集

萬鍾穀祿之數也鍾量去聲名受六斛四斗矜敬也式

法也尊重而取法也盍何不也

註翼陸稼書曰按存疑謂他日王謂時子見孟子欲去時齊王不曾留一時去不成到他日齊王見

其未去而為此留也其留之不誠亦可見矣不能行其道而欲留之為矜式義既無謂況又不誠乎此說

非也前此不留他日留之安知其非自悔自又而謂其不誠乎但觀其詞絕無悔過不安之意則可知其

不誠耳不必在他日字上穿鑿也盧未人曰見孟子遊齊梁門人從遊者相與周旋故後車數十從者數

百其弟子居多也養以萬鍾只是資其館穀之費非官祿也諸大夫指有位者言國人指無位者言

時子因陳子而以告孟子陳子以時子之言告孟子

陳子即陳臻也

註翼蔡虛齋曰因依托也此方是托陳子以告孟子下句方是陳子以時子之言告孟子不然下一

句是衍了指南曰乃因托陳子以告孟子者欲其言之易達而早圖之也

孟子曰然夫時子惡知其不可也如使子欲富辭十萬而受萬是為欲富乎

夫音扶惡平聲○孟子既以道不行而去則其義不

可以復扶反留而時子不知則又有難顯言者孟子

本以道不行而王復欲以萬鍾虛拘之非欲行道則其義不可復留而時子以為可留不知則非顯言

則難喻其意然又不可顯言故不故但言設使我欲得已但言云云淺說又字不是

富則我前日為卿嘗辭十萬之祿今乃受此萬鍾之

饋是我雖欲富亦不為此也閭百詩曰鍾受六斛四

石矣豈齊卿一歲所能有哉此蓋孟子通計在齊所

辭之數非一歲有也○萬鍾則六萬四千石矣古量

甚小即古五當今一而六萬四千石猶一

萬二千八百石也今按萬鍾蓋歲食之數

注翼 指南曰孟子曰然謂時子果如此說也夫時子

淺說去如使三句托言不可之意常說多言王之

萬鍾留我豈以我為欲富乎以起如使句亦自得

但玩註似言王之所為欲富而惟利祿之慕當受前

則是我欲富矣如使我欲富而惟利祿之慕當受前

日之多不應受今日之少顧辭十萬而受萬是為欲

富者之所為乎即是欲富亦不如此况我之至齊本

非欲富也又豈可以萬鍾之留時子殆不知也此是

因王萬鍾之留特以利留故可借利邊言不可留之

季孫曰異哉子叔疑使己為政不用則亦已矣又使其子

弟為卿人亦孰不欲富貴而獨於富貴之中有私龍斷焉

龍音壘○此孟子引季孫之語也季孫子叔疑不知

何時人龍斷徒玩罔壘之斷而高也崛起之小山義

見形句下文蓋子叔疑者嘗不用而使其子弟為卿

季孫譏其既不得於此己為而又欲求得於彼使子

卿如下文賤丈夫登龍斷者之所為也孟子引此以

註翼

吳孫右曰申明上節不可之意借他人語表自
己意○私竊據也從獨字生來以人有同欲者
而已獨專之便有竊據意張泰嶽曰異是怪陸稼書
曰按蒙引謂二使字不同云云此條非也蓋子叔疑
事乃實事豈可用如使口氣愚意上使字乃國君使
也蔡虛齋曰下使字是子叔疑使之也己指子叔疑
已矣之已止也○獨於富貴之中有私龍斷焉直
指子叔疑也胡期僊曰不用是罷政人泛指常人

古之為市者以其所有易其所無者有司者治之耳有
賤丈夫焉必求龍斷而登之以左右望而罔市利人皆
以為賤故從而征之征商自此賤丈夫始矣

孟子釋龍斷之說如此治之謂治其爭訟左右望者
欲得此而又取彼也許白雲曰是商人就市中地高
處而以物趨彼欲售之而罔羅其利今按此罔謂罔
說彼此字以地言可從蒙引以貨言者非也

羅取之也

蔡虛齋曰言一罔將
去猶俗云都包得去

從而征之謂人惡

去聲

其專利故就征其稅後世緣此遂征商人也○程子

曰齊王所以處上聲孟子者未為不可孟子亦非不肯

為國人矜式者但齊王實非欲尊孟子乃欲以利誘

之誘勸勸也故孟子拒而不受程子此段非不肯為國人
矜式者以上雖不如內註

道不行之密然能發得於

式之為虛文故置之罔外

註翼陳定宇曰孟子有引喻以終之而不復說上正
意者此章之類是也翼註曰子叔疑是客賤文

夫是客之客胡期僊曰易是交易有無都指貨物有
司是市官賤是可鄙丈夫是男子之稱求擇其地
登是升也

○孟子去齊宿於晝

畫如字依趙或曰當作畫音獲下同依史記田單聞

○畫齊西南近邑也

註翼吳蘇右曰已去齊而仍宿于畫亦遲遲吾行而未忍遽去也胡期僂曰宿是止歇

有欲為王留行者坐而言不應隱几而卧

為去聲下同隱於靳反○隱憑也客坐而言孟子不

應而卧也吳蘇右曰蓋示不欲聞其言而亦不欲接其人總是絕之之意此全因其不用王命

而絕之不因其坐而言也

註翼胡期僂曰有欲為王見出于己意留行是留孟子之行盧未人曰坐而言言其所留之意也張

泰歎曰古人席地而坐年長皆為之設几演繁露曰几與素自是兩物几坐具也曲木附身以自捧抱今

按卧是假卧非寢卧也翼註曰客欲留行當先言於王而得其悔悟因奉王命來留孟子不可留也

客不悅曰弟子齊宿而後敢言夫子卧而不聽請勿復敢見矣曰坐我明語子昔者魯繆公無人乎子思之側則不能安子思泄柳申詳無人乎繆公之側則不能安其身

齊側皆反復扶又反語去聲○齊宿齊戒越宿也繆

穆音公尊禮子思常使人候伺音苟闕也道去聲達誠意於其

側乃能安而留之也繆公深知子思之賢以師道尊之常使人伺候起居通其誠意

而後能安子思而留之於魯也不然則繆公誠意不達於子思不能安而留之而子思去矣泄柳

魯人申詳子張之子也繆公尊之不如子思然二子

義不苟容非有賢者在其君之左右維持調護之則

亦不能安其身矣道達誠意然非有薦賢之臣在其側而彌縫匡贊教繆公以使其不失尊賢之禮則

二子亦必潔身而去不能一日安其身于魯矣

註翼 胡期僂曰弟子是留行皆自稱夫子指孟子安

己乃忿然不悅說道夫子之去留係齊國之輕重故

弟子不敢輕率齋戒越宿方敢進言何等樣誠敬夫

矣吳孫右曰曰坐子不知我隱几不應之意我明語

子○說子思一段影客當奉王命來說池柳申詳一

段影客當開悟齊王敬賢之意丘月林曰一則若使

人留賢一則人勉君留賢皆非無君命而私留者史

文璣曰至於其所以自處則惟在於子思一事若池

柳申詳則因帶言之非欲以其事自處也觀下文有

子為長者慮而不及子思之言可見矣倪仲引以池

客謀者當以留池柳申詳之法而責王以尊禮子思

之事所以必帶說池柳申詳者蓋

為此也其意實重在子思邊耳

子為長者慮而不及子思子絕長者乎長者絕子乎

長上聲○長者孟子自稱也言齊王不使子來而子

自欲為去聲王留我是所以為我謀者不及繆公留

子思之事而先絕我也我之卧而不應豈為先絕子

乎林次崖曰子絕長者乎長者絕子乎詞語是兩詰

之其意則是說他先絕而後己絕之也集註得其

意而曰云云指南曰活說今自悟其非勿以上乎字

作也字看蔡虛齋曰今齊王不使子來而子自欲為

王留我則不以子思待我矣非薄我乎亦宜乎我之

絕子也今按所以為我謀者以臨時言不必兼平日

說徐岩泉李

岱雲說不是

註翼 胡期僂曰子指留行之客今按慮字註以謀字

也岱雲說不是李岱雲曰及字作如字看言既為我

達其誠意者也。子是不奉齊王之命而自來留我者，也。又按孟子是學子思者，故出處之節以子思自處也。

○孟子去齊尹士語人曰：不識王之不可以為湯武，則是不明也。識其不可，然且至，則是干澤也。千里而見王，不遇，故去三宿而後出。晝，是何濡滯也。士則茲不悅。

語去聲。○尹士齊人也。干，求也。澤，恩澤也。濡滯，遲留也。指南曰：謂其去

之不

註翼

胡期僊曰：去齊是出晝之後，王指齊王不可指。王不可為湯武，至是至齊不悅，不足于心。蔡虛

齊曰：識其不可，然且至，則是志不在於功業，不過只是求些少恩澤，以自潤而已矣。吳棫右曰：千里而見王，志在遇合，以不得遇之故而去。宜其速矣。今按是干澤也。以上謂來齊之不是也。是何濡滯也。以上謂

去齊之不是也。茲如云以此兼來去兩項，舊說謂尹士悅孟子平日所為，只不悅濡滯一節，未是。

高子以告

高子亦齊人，孟子弟子也。

註翼

胡期僊曰：告以尹士之言。

曰：夫尹士惡知子哉！千里而見王，是子所欲也。不遇，故去。豈予所欲哉？予不得已也。

夫音扶。下同。惡平聲。○見王欲以行道也。林次崖曰：見王欲以

行道，在是予所欲內，不可就當是予所欲說。是予所欲，只當虛說。今按齊王有欲行道之心，故聘孟子。故曰：予所欲也。講今道不行，故不得已而去，非本欲如此也。此欲字是大文兩欲字。

註翼

胡期僂曰惡知子言尹士不知我心今按千里見王二句是辨非不明玉澤也不遇故去三句是辨非濡滯也蒙存緒言俱誤虛未人曰予不得已句承上文言本欲行道去非得已所以不忍遠去便見非濡滯意下二節俱發明此意蔡虛齋曰或疑孟子子千里而見王是自請見齊王不如見梁惠王為應聘而往見也曰非也不見諸侯之義決是孟子終身所守而不變者前日應齊宣王之聘而往亦說得千里而見王也

予三宿而出書於子心猶以為速王庶幾改之王如改諸則必反予

所改必指一事而言然今不可考矣

註翼

指南曰此下根上不得已說去俱是解其濡滯之疑以尹士之意重在濡滯故也庶幾望之之詞此言其三宿出書之時倦倦望君如此虛未人曰庶幾改之三句是推猶以為速之意胡期僂曰反是

追予而還意

夫出書而王不予追也予然後浩然有歸志予雖然豈舍王哉王由足用為善王如用子則豈徒齊民安天下之民舉安王庶幾改之予曰望之

浩然如水之流不可止也楊氏曰齊王天資朴實

不矯飾也實無虛偽也如好勇好貨好色好世俗之樂皆以直告

而不隱於孟子故足以為善若乃其心不然而謬也

欺為大言以欺人是人終不可與人堯舜之道矣何

善之能為指南曰按王猶足用為善就天資尚可轉

一夜于夢中得此意朱子遂用其說

註翼

盧未人曰出畫而王不予追一節言既出畫之後不忍金王如此王猶足用為善六句是推豈金王之意指南曰則豈徒云云以見其如青用我其效甚大此所以深望齊王之用之也非以此為正是足用為善處蔡虛齋曰孟子今日一身之去就其關係何如也安能果於去齊哉李岱雲曰不曰足為善而曰足用為善則足者在王用之者仍在孟子胡期僊曰舉是皆

予豈若是小丈夫然哉諫於其君而不受則怒悻悻然見於其面去則窮日之力而後宿哉

悻形頂反見音現

悻悻怒意是不平也窮盡也

註翼

指南曰此承上二節意一氣說落言予之復疑其君如此豈若小丈夫然盧未人曰予豈若小丈夫一節不是直斥尹士只言己不為小丈夫之為與夫子疾固口氣一般小夫應小丈夫講尹士聞孟子之言便知君子用心與我不同故自知其為小人吳蓀

尹士聞之曰士誠小人也

右曰然字即下三句意中村氏曰窮日之力謂盡一日得行之力也

此章見聖賢行道濟時汲汲之本心愛君澤民惓惓

音之餘意

蔡虛齋曰行道濟時汲汲之本心千里而

不遇故去豈予所欲哉三宿而後出畫雖然豈舍王哉王庶幾改之予日望之輔氏以王如用予豈徒齊民安天下之民舉安亦為行道濟時之本心不知此正是愛君澤民惓惓之餘意也輔潛庵曰本心謂其初本欲如此也餘意則後來不得已之意耳今按汲汲勤急貌惓惓懇至也李氏曰於此

見君子憂則違之之情而荷

何可蕘者所以為果也

易乾卦文言樂則行之憂則違之饒雙峰曰憂只是不樂違去也當看情字胡雲峰曰孟子憂則違之若與荷蕘同而其憂則違之之情與荷蕘之愬然忘情者大不同也李岱雲曰謂荷蕘者所以為果正以尹

士類於果
故云然

註翼

翼註曰小人即小丈夫但
上以量言此以識言略異

○孟子去齊充虞路問曰夫子若有不豫色然前日虞
聞諸夫子曰君子不怨天不尤人

路問於路中問也豫悅也尤過也此二句實孔子之

言見論語蓋孟子嘗稱之以教人耳所以虞云

註翼

張泰嶽曰不豫是不喜歡的意思胡期僊曰然
是疑詞怨天本不得于天言尤人本不合于人

言翼註曰充所引亦是寬解語非譏詞也指南曰充
虞以不怨不尤問者非謂孟子有怨尤也舊說疑其
言行相背非弟子對師之語宜渾厚說今
按撮言集說謂充虞認不豫為怨尤不是

曰彼一時也此一時也

彼前日此今日

註翼

指南曰彼一時也二句抑揚重下句說下二節
正是說此一時之意非謂前日是平居論道

之時今日是不得行道之時也苟有不得於天不合於人
時正為君子修身者言之苟有不得於天不合於人
者惟反求諸己耳今日所遭之時則天命人窮非止
一身之得失正吾道之行止世道升降係焉吾得不
為道悲乎此實情之不容已者而非怨天尤人也今
按彼一時也此一時也謂彼此各自一箇時而不同
也

五百年必有王者興其間必有名世者

自堯舜至湯自湯至文武皆五百餘年堯舜至湯五
百八十年湯

至周興六百而聖人出名世謂其人德業聞去
聲望可

名於一世者為之輔佐中村氏曰存之為德發之為
業聞者聲譽今按望為人所

四書蜀疏

卷十九

孟子公孫丑下

三十三

觀若臯陶稷契私列伊尹萊朱太公望散素亶宜生

之屬

註翼

林次崖曰五百年必有王者興兩條是言其所
以不豫盧未人曰上節言必有王者則必有名
世之輔張彥陵曰五百年節重王者上蓋有聖人出
則名世必因之而顯孟子自是名世者惜無王者興
以為之輔佐不豫意本此未說出也下文方見李岱
雲曰此原不必有先後之分亦不必有名世靠王者
擡舉與名世乃能擡舉王者之說今
按其間其時也不必指將興未興時

由周而來七百有餘歲矣以其數則過矣以其時考之
則可矣

周謂文武之間數謂五百年之期時謂亂極思治去聲
可以有為之日思治以天於是而不得一有所為此

孟子所以不能無不豫也

是字指數過時可吳孫右

不得有所遇以立吾名世事業時當可為而不得有
為則更無可為之時以成吾名世之功此正說不能
無不豫之故又按
丘月林說非是

註翼

盧未人曰言今無王者則無以展名世之業胡
期僂曰來指孟子時考是替可是可有為之時
數過時可總是見王者當興已當為名世意丘月林
曰過是幸其過不是恨其過今按李岱雲非之不是

夫天未欲平治天下也如欲平治天下當今之世舍我
其誰也吾何為不豫哉

夫音扶舍上聲○言當此之時而使我不得過於齊是
天未欲平治天下也然天意未可知而其具又在我

我何為不豫哉

言天未欲平治天下與欲平治天下
皆出於天而我所當順受也我何

為不豫哉陳定宇曰天意或欲平治天下然則孟子亦未可知其具謂能平治天下之道也

雖若有不豫然者憂世之志暫有所感而實未嘗不

豫也樂天之誠其常也蓋聖賢憂世之志樂音洛天之

誠有並行而不悖者於此見矣輔潛庵曰不能無不豫者憂世之志也實

未嘗不豫者樂天之事也

註翼林次崖曰夫天未欲平治天下一條是言其無不豫今按此節舊說率不合註吾何為不豫哉

此句兼承未欲平治如欲平治者為是多單承如欲句以大行有期為所以無不豫之故遂至徐岩泉

了九輩以註以憂世之志樂天之誠對說為誤可謂大謬

○孟子去齊居休公孫丑問曰仕而不受祿古之道乎

休地名休不是齊地正義說不可從

註翼四書釋地續曰孟子致為臣而歸歸於鄰也中問經過地名休者少越馬與丑論在齊事故曰

居休王觀濤曰仕而不受祿指定孟子非沒問也胡期僊曰仕指為卿

曰非也於崇吾得見王退而有去志不欲變故不受也

崇亦地名孟子始見齊王朱子云於崇吾得見王則初見齊王時事或謂居母

喪三年及服除乃於崇地見王非必有所不合故有去志變謂變其

去志

註翼胡期僊曰非言不是古道李岱雲曰按初見便退有去志自是孟子本心所謂知其必不能為

湯武者知人之明也猶久於其國而不去者望行道之苦心也亦有並行而不相悖者

繼而有師命不可以請久於齊非我志也

師命師旅之命也陳定宇曰恐只是因國既被兵難師旅之事而成嚴耳

請去也中村氏曰按孟子之於齊不受祿亦臣之國

不同今按蒙引說非又按難請去專主於義而言

孔氏曰仕而受祿禮也不受齊祿義也義之所在禮

有時而變公孫丑欲以一端裁之不亦誤乎端等也

也一端裁之謂不知禮

註翼胡期僊曰繼指始見之後今按於崇見王退而

有去志者知人之明也而猶仕者欲其久後感

必也去志決者必有一事也不速去者有師命也終

去者國難解也出畫之遲遲而

四書訓蒙輯疏卷之十九終

